

Heinrich Böll

不中用的狗

DER BLASSE HUND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刁承俊 译

Heinrich Böll

不中用的狗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刁承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中用的狗/(德)伯尔著;刁承俊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561-3

I. ①不… II. ①伯… ②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5019 号

Heinrich Böll

DER BLASSE HUN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s „Der blasse Hund”
by Heinrich Böll

© 1995, 2013,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KG,
Cologne/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811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夏 宁

特约策划: 陈 丰 任 战

装帧设计: 张志全

不中用的狗

[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刁承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sm.com

总发行业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字数 101,000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61-3/I·4444 定价: 22.00 元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

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

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

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

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

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

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

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短经典·第一辑

《幻之光》

[日本] 宫本辉 著 林青华 译

《绕颈之物》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文敏 译

《幸福国的故事》

[美国] E.L. 多克托罗 著 朱世达 邹海仑 译

《海的沉默》

[法国] 维尔高 著 祝一舒 李焕中 译

《俄罗斯套娃》

[阿根廷] 比奥伊·卡萨雷斯 著 魏然 译

《时光匆匆老去》

[意大利] 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沈粤梅 译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以色列] 埃特加·凯雷特 著 楼武挺 译

《水银虫》

[日本] 朱川湊人 著 詹嘉如 译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

[阿尔及利亚] 阿西娅·吉巴尔 著 黄旭颖 译

《吃鸟的女孩》

[阿根廷] 萨曼塔·施维伯林 著 姚青 译

短经典·第二辑

《巴卡卡伊大街》

[波兰]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杨德友 赵刚 等译

《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美国] 大卫·范恩 著 潘爱娟 译

《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

[美国] 内森·英格兰德 著 李天奇 译

《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

[美国] 艾琳·凯尔 著 冷枫 译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巴基斯坦] 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著 杨立新 冷杉 译

《夏屋，以后》

[德国] 尤迪特·海勒曼 著 任国强 戴英杰 译

《闯入者》

[日本] 安部公房 著 伏伽琳 译

《如果·爱》

[日本] 津村记久子 著 安伊文 译

《哥哥回来了》

[韩国] 金英夏 著 薛舟 著

《当“9”翻转归零》

[美国] 大卫·班尼奧夫 著 有印良品 译

短经典·第三辑

《奇山飘香》

[美国]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著 胡向华 译

《蝴蝶的舌头》

[西班牙] 马努埃尔·里瓦斯 著 李静 译

《时间之战》

[古巴] 阿莱霍·卡彭铁尔 著 陈皓 译

《大千世界》

[美国] 迈克尔·夏邦 著 李尧 译

《牧神的午后》

[日本] 北杜夫 著 曹艺 译

《忍川》

[日本] 三浦哲郎 著 谭品华 谭珂 译

《维他命F》

[日本] 重松清 著 郑晓兰 译

《不中用的狗》

[德国] 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刁承俊 译

《迷宫》

[俄罗斯] 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著 路雪莹 译

《出轨》

[爱尔兰] 威廉·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

目 录

001	心急如焚的人
028	逃亡者
046	巴黎“被俘”记
068	不中用的狗
089	幽会
098	以扫宗族
103	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
118	死者不听话
120	失去的天堂
155	美国
160	德国奇迹

心急如焚的人

当海因里希·佩科宁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想到最好去死。他在十二月的一个灰暗的日子，在一次横穿这座作为他故乡的大城市的散步途中，看到一位他熟悉的老先生跟着一个年轻放荡的妓女走进她屋里。他突然感到心中有一种极其巨大的痛苦，他真想死去。他感到心中这种痛苦巨大无比，他继续活下去的每一天，这种痛苦都会与日俱增。他看到如此众多糟糕丑恶的东西，看到愉悦他心灵的事情如此稀少，他决定自杀。他未同任何人谈及此事。他承受这一切已经有一年，没有人猜到他的痛苦。他往往都是差一点儿就要倾诉衷肠，对任何一个他认为可以信赖的人说出心里话，但他却一再在马上就要表现出来的草率面前吓得抽身退步。他锁上了自己的心扉。

现在他就这样——这又是一个十二月的日子——沿着大河的河岸走着，心中只想着那一件事情：自杀，用残酷的方式与世长辞。他顺着通往河里的石头台阶慢慢往下走，浑身都在发抖。他在

最下面一级台阶停下来。河水诱人地、轻轻地、差不多是亲切地拍打着石头。在此之前，他对一切都进行了周密考虑：他要宽宽松松地披上自己的大衣，用大头针从里面把大衣钉牢，这样就使他的胳膊不可能做出任何游泳动作。他又一次毛骨悚然地想到所有那些由于他的死亡和他死亡的方式而会痛苦的人。想到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还有几个人，几个自以为喜欢他的朋友和年轻姑娘。他们都慢慢地、悄然无声地从他脑海里掠过。一阵几乎无法觉察的、爱情与思念的波浪在他心中涌起，但它并不能制止他，他已经多次同这类情感搏斗过。他在自己的脑海里看见一位愁眉苦脸的年轻神甫的面孔，这位神甫在低声耳语：“人子不知道他应当把自己的头放在何处，他是如此孤独。他在人群中贫困孤独，就连他的门徒都离他而去，因为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只有圣灵的力量才使他振作精神，为了上帝的缘故，去忍受可怕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痛苦。尽管如此，人子却爱所有的人。他确实知道尘世是多么丑恶，多么糟糕，但他对误入迷途的人类却充满了爱。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们，也献给你。如果你信仰他——你经常说这句话——那就学他的榜样，爱他们所有的人，爱那些坏人、迷途的人和那许许多多的受难者。”海因里希全身剧烈颤抖，他艰难地呻吟着：我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但是一种声音在他内心，以一种他从未听到过的威力轰鸣着：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四处传播，你相信吧！！海因里希转过身，

沿着台阶向上走。他穿过桥拱下面宽阔的林荫大道。大道的另一面，在灌木丛和小树丛之间的一个涂上刺眼色彩的木头亭子里，是一家名声不好的咖啡店。海因里希把手伸进口袋，数了数他的钱，然后便穿过街道，紧接着就走进了一家肮脏的售货亭。在小小的舞池四周有许多凹进去的地方，他没有打招呼，便在凹进处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妇人把咖啡端了上来。墙壁上画着线条简单的裸体女人，用的是红颜色。有年纪大一点的，也有年纪轻一点的好色之徒怀抱妓女，坐在几个角落里。一个大约十六岁左右、衣着打扮颇像妓女的漂亮女孩坐到他的身旁。她以其特有的方式，取笑他那显得厌烦的招架手势。海因里希从口袋里掏出他总是随身携带的《新约全书》，开始读起来。他对这个妙龄女郎那双奇怪的眼睛非常生气，他气得全身发抖。他试图把精力集中到《圣经》上面，但又不得不一再抬头看她，看着那双微笑着的、对他死死盯着不放的眼睛。那个女人把两肘支在桌上，双手撑着下巴。她有一头柔软、浓密的棕发和一副妩媚动人、随机应变的脸蛋，她那几乎是稚气的眼睛漂亮、纯洁。海因里希最初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可是他抬头看她的次数越多，他就越感到惊奇。他看见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神情忧郁，纯洁得像一个孩子的眼睛，忧郁得像……“可她毕竟是个妓女呀，”他想，“她要引诱我，我弄错了，她坏。”然后，他又低下头来阅读《圣经》。但他却老要抬头看她，老要盯